

舊唐書

冊九

卷之三

三

三

舊唐書卷三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十七

五行

昔禹得河圖洛書十五字治水有功因而寶之殷太師箕子入周武王訪其事乃陳洪範九疇之法其一曰五行漢興董仲舒劉向治春秋論災異乃引九疇之說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一推咎徵天人之變班固敘漢史採其說五行志綿代史官因而續之今略舉大端以明變怪之本經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又曰建用皇極傳曰畋獵不時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經曰敬用五事謂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

作謀睿作聖又曰建用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

罰恆兩厥極凶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痲

時則有青眚青祥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蟲象之類謂之孽六畜謂之禍及人謂之痲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身外而來謂之祥也言之

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

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痲時則有白眚白祥視之不見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

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痲時則有

赤眚赤祥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

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痲時則有黑眚黑祥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蒙

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

腹之痲時則有黃眚黃祥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

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體代上之痲時則有日月亂

行星辰逆行九疇名數十五其要五行皇極之說前賢所以窮治亂之變談天

人之際蓋本于斯故先錄其言以傳於事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地震其

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又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劉向曰金木水沙土地所以震春秋災異先書地震日蝕惡陰盈也

貞觀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二十年九月十五日靈州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三年八月一日晉州地震壞人廬舍壓死者五十餘人三日又震十一月五日又震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又震六月十二日又震高宗顧謂侍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晉州之地屢有震動侍中張行成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臣將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且晉州陛下本封今地屢震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其萌帝深然之 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先是秦州百姓聞州西北地下殷殷有聲俄而地震壞廨宇及居人廬舍數千間地拆而復合震經時不定壓死百餘人玄宗令右丞相蕭嵩致祭山川又遣倉部員外郎韋伯陽往宣慰存恤所損之家 至德元年十一月辛亥朔河西地震有聲地裂陷壞廬

舍張掖酒泉尤甚至二年六月始止 大曆二年十一月壬申京師地震有聲  
自東北來如雷者三四年二月丙辰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者三 貞元三年  
十一月己卯夜京師地震是夕者三巢鳥皆驚人多去室東都蒲陝亦然四年  
正月朔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日資明殿階及欄檻三十餘間無故自壞  
甲士死者十餘人其夜京師地震二日又震三日又震十八日又震十九日又  
震二十日又震帝謂宰臣曰蓋朕寡德屢致后土震驚但當修政以答天譴耳  
二十三日又震二十四日又震二十五日又震時金房州尤甚江溢山裂屋宇  
多壞人皆露處至二月三日壬午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三月甲  
寅又震己未又震庚午又震辛未又震京師地生毛或白或黃有長尺餘者五  
月丁卯又震八月甲辰又震其聲如雷九年四月辛酉京師又震有聲如雷河  
中尤甚壞城壘廬舍地裂水涌十年四月戊申又震十三年十月乙未日午時  
震從東來須臾而止 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憲宗謂侍臣曰昨地震草樹  
皆搖何祥異也宰臣李絳曰昔周時地震三川竭太史伯陽甫謂周君曰天地

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亂也人政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紀災異先地震日蝕蓋地載萬物日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見眚書之示戒用儆後王伏願陛下體勵虔恭之誠動以利萬物綏萬方爲念則變異自消休徵可致九年三月丙辰雋州地震晝夜八十震方止壓死者百餘人 太和九年三月乙卯京師地震 開成元年二月乙亥夜四更京師地震屋瓦皆墜戶牖之間有聲二年十一月乙丑夜地南北微震 大中三年十月京師地震振武天德靈武鹽夏等州皆震壞軍鎮廬舍 武德六年七月二十日雋州山崩川水咽流 貞觀八年七月七日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太宗問祕書監虞世南曰是何災異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出次祝幣以禮焉晉侯從之卒亦無害漢文帝九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文帝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惠于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經市入廟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亦不足怪也

唯脩德可以消變上然之十七年八月四日原州昌松縣瀉池谷有石五青質  
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  
書燕山人士樂太國主尙汪譚獎文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鳳毛才  
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下治示孝仙戈  
八爲善原州奏其年十一月三日遣使祭之曰嗣天子某祚繼鴻業君臨寓縣  
夙興旰食無忘于政導德齊禮愧於前脩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字昭然曆數  
唯永旣旌高廟之業又錫眇身之祚迨于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姓氏列于  
石言仰瞻睿漢空銘大造甫惟寡薄彌增寅懼敢因大禮重薦玉帛上謝明靈  
之貺以申祗慄之誠 永徽四年八月二十日隕石十八于同州馮翊縣光曜  
有聲如雷上問于志寧曰此何祥也當由朕政之有闕對曰按春秋隕石于東  
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自古災變杳不可測但恐物之自爾未  
必關于人事陛下發書誠懼責躬自省未必不爲福矣 永昌中華州敷水店  
西南坡白晝飛四五里直抵赤水其坡上樹木禾黍宛然無損 則天時新豐



縣東南露臺鄉因大風雨雹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二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則天以爲休徵名爲慶山荊州人俞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其山變爲災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誠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至則天怒流于嶺南 開元十七年四月五日

大風震電藍田山開百餘步 乾元二年六月號州閩鄉縣界黃河內女媧墓

天寶十三載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今年六月一日夜河濱人家忽聞風雨聲比見其墓踊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二柳各長丈餘郡守圖畫以聞今號

風陵堆 大曆十三年郴州黃芩山崩震壓殺數百人 建中初魏州魏縣西

四十里忽然土長四五尺數畝里人駭異之明年魏博田悅反德宗命河東馬燧潞州李抱真討之營于陘山幽州朱滔恆州王武俊帥兵救田悅王師退保魏縣西朱滔武俊田悅引軍與王師對壘三年十一月朱滔僭稱冀王武俊稱

趙王田悅稱魏王悅時壘正當土長之所及僭署告天乃因其長土爲壇以祭

魏州功曹韋稔爲益土頌以媚悅馬燧聞之笑曰田悅異常賊也 貞觀十一年七月一日黃氣竟天大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壞左掖門毀宮寺十九洛水暴漲漂六百餘家帝引咎令羣臣直言政之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曰伏唯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爲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卽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游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願陛下行之不怠必當轉禍爲福化咎爲祥況水之爲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十三日詔曰暴雨爲災大水泛溢靜思厥咎朕甚懼焉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極言朕過無有所諱諸司供進悉令減省凡所力役量事停廢遭水之家賜帛有差二十日詔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戶九月黃河泛溢壞陝州河北縣及太原倉毀河陽中潭太宗幸白馬坂以觀之 永徽五年六月恆州大雨自二日至七日滹沱河水泛溢損五千三百家 摠章二年七月益州奏六月十三日夜降雨至二十

日水深五尺其夜暴水深一丈已上壞屋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區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頃九月十八日括州暴風雨海水翻上壞永嘉安固二縣城百姓廬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區殺人九千七十牛五百頭損田苗四千一百五十頃咸亨元年五月十四日連日澍雨山水溢溺死五千餘人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連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漲漂損河南立德弘敬洛陽景行等坊二百餘家壞天津橋及中橋斷人行累日先是頃降大雨沃若懸流至是而泛溢衝突焉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麥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布一端止得一百文國中大饑蒲同等州沒徙家口并逐糧饑餒相仍加以疾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數西京米斗三百已下二年三月洛州黃河水溺河陽縣城水面高於城內五六尺自鹽坎已下至縣十里石灰並平流涯橋南北道無不碎破文明元年十月温州大水漂流四千餘家長安三年寧州大霖雨山水暴漲漂流二千餘家溺死者千餘人流屍東下十七日京師大雨雹人有凍死者四年自九月至十月晝夜陰晦大雨雪都中人畜有餓凍死者令開

倉賑恤 神龍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洛水漲壞百姓廬舍二千餘家詔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右衛騎曹宋務先上疏曰臣聞自昔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忠諫罔不亂何者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其所以興也拒忠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主孤立此其所以亂也伏見明勅令文武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其堯舜之用心禹湯之責己也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際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間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影之像形響之赴聲動而輒隨各以類應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悖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漲漂損百姓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曆炎涼郊廟遲留不得殷薦山川寂莫未議懷柔暴水之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迸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淫雖丁厥時而汨恆度亦陰勝之沴也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

病死疫氣浸淫于今未息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乎昔太戊有異木生于朝伊陟戒以脩德厥妖用殄高宗有飛雉雉于鼎祖乙陳以政事殷道再興此皆視履考祥轉禍爲福之明鑑也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怪異雖則多矣然皆仰知陛下天光大願勤思德容少凝大化以萬方爲念不必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暫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天下幸甚臣聞三王之朝不能免淫亢太平之時不能無小孽備禦之道存乎其人若細微之災恬而不怪及禍變成象駭而圖之猶水決而繕防疾困而求藥雖復僂俛亦何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人事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爲咎雩禜之法在于禮典今暫逢霖雨卽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遵後來之淺術時偶中之安足神耶蓋當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變理陰陽夫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自數年已來公

私俱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無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觀朝市則以爲率土之人旣康且富及至踐閭陌視鄉亭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壯盡於邊塞孤嫖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毒暴徵急政破其資馬困斯跌人窮乃詐或起爲姦盜或競爲流亡從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觀今之吐俗率多輕佻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私謁樂多繁淫器尙浮巧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誠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本澄源滌瑕蕩穢接凋殘之後宜緩其力役當久弊之極宜法訓敦龐良牧樹風賢宰垂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幾可及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易有其卦天有其星今古相循率由茲道陛下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業離明不可輟曜震位不可久虛伏願早擇賢能以光儲副上安社稷以慰黎元且姻戚之間謗議所集假令漢帝無私於廣國元規切讓於中書天下之人安可戶說稽疑成患馮寵生災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至如武三思等誠能輟其機務授以清閑厚祿以富其身蕃錫以獎其意家國俱泰豈不優

乎夫爵賞者君之重柄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頃官賞頗亦乖謬大勳未滿于人聽高秩已越于朝倫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或挾小道以登朱紫或因淺術以取銀黃旣虧國經實悖天道書曰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理亂安危之時也伏願欽祖宗之丕烈傷王業之艱難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煤瀆凡此數者當今急務唯陛下留神採納永保康寧疏奏不省右僕射唐休璟以霖雨爲害咎在主司上表曰臣聞天運其工人代之而爲理神行其化爲政資之以和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故舉才而授帝唯其難論道於邦官不必備頃自中夏及乎首秋郡國水災屢爲人害夫水陰氣也臣實主之臣忝職右樞致此陰沴不能調理其氣而乃曠居其官雖運屬堯年則無治水之用位侔殷相且闕濟川之功猶負明刑坐逃皇譴皇恩不棄其若天何昔漢家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臣竊遇聖時豈敢覲顏居位乞解所任待罪私門冀移陰咎之徵復免夜行之咎

神龍二年三月壬子洛陽東十里有水影月餘乃滅四月洛水

泛溢壞天津橋漂流居人廬舍溺死者數千人三年滄州雨雹大如雞卵 開  
元五年六月十四日鞏縣暴雨連日山水泛漲壞郭邑廬舍七百餘家人死者  
七十二汜水同日漂壞近河百姓二百餘戶八年夏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  
之軍次澠池縣之闕門野營穀水上夜半山水暴至二萬餘人皆溺死唯行網  
役夫樗蒲覺水至獲免逆旅之家溺死死人漂入苑中如積其年六月二十一  
日夜暴雨東都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宮人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田稼廬舍蕩  
盡掌關兵士凡溺死者一千一百四十八人京城興道坊一夜陷爲池一坊五  
百餘家俱失其年鄧州三鵝口大水塞谷初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  
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斫射之俄而暴雨漂溺數百家十年二月四日伊  
水泛漲毀都城南龍門天竺奉先寺壞羅郭東南角平地水深六尺已上入漕  
河水次屋舍樹木蕩盡河南汝許仙豫唐鄧等州各言大水害秋稼漂沒居人  
廬舍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風拔木發屋端門鴟吻盡落都城內及寺觀落者約  
半七月十四日瀍水暴漲流入洛漕漂沒諸州租船數百艘溺死者甚衆漂失



楊壽光和廬杭瀛棣租米一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并錢絹雜物等因開斗門決堰引水南入洛漕水燥竭以搜漉官物十收四五焉七月甲子壞衛鄭滑汴濮許等州澍兩河及支川皆溢人皆巢舟以居死者千計資產苗稼無孑遺滄州大風海運船沒者十一二失平盧軍糧五千餘石舟人皆死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是秋天下八十五州言旱及霜五十州水河南河北尤甚十五年七月甲寅雷震興教門樓兩鴟吻燒樓柱良久乃滅二十日鄜州兩洛水溢入州城平地丈餘損居人廬舍溺死者不知其數二十一日同州損郭邑及市毀馮翊縣八月八日沔池六十三州大水損禾稼居人廬舍河北尤甚十八年六月乙丑東都灑水暴漲漂損揚楚淄德等州租船壬午東都洛水泛漲壞天津永濟二橋及漕渠斗門漂損提象門外助鋪及仗舍又損居人廬舍千餘家二十七年八月東京改作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于明堂下以爲厭勝村邑童兒藏于山谷都城騷然或言兵至玄宗惡之遣主客郎中王侏往東都及諸州宣慰百姓久之乃定二十九年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損